新刻校正

史記評林

十八

漢書門
類 一三四六號
二三函
二二架
二五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一三四六號
二五冊
二十九函
六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46
冊數 25（18）
函號 279 2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茅坤曰讀樂毅傳令人須生附翼羽之憤咽而流涕云

按太史公詳敘樂毅入燕始末蓋為毅他日遺燕惠王書張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不

茅坤曰毅佐魏爲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遂臣燕委質焉可乎

董份曰言齊強大見樂毅之功

茅坤曰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王業乎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爲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索隱曰眛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也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田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

茅坤曰毅能以羈旅之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計審也以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乘瑕[illegible]賞故也

〔增〕象黄曰兩下獨字見其功大而專

〔增〕穆文熙曰伐齊誠爲有功然遷齊之重器於燕則非仁義之師矣

〔增〕盧璉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則戰國可知矣竊惟戰國有兩戰其近義大快人心一齊田文師齊及韓魏之師敗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絶一日一燕樂毅師燕及秦魏韓趙之師伐齊下其七

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州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

十餘城皆田文納蘇氏之論受秦三城即罷兵各歸使秦得志六國又惜燕卻王即燕惠王之將騎劫而樂毅不得竟其功業之千古遺恨豈天地古今之治乱自有大數使然邑人力無如之何耶

增袁黃曰數句內見悔悠恐三意惹惠王之心事如見

楊愼曰樂毅報君書善美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

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　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　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　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

樓昉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按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

增李廷机曰按此書情眞意到委婉不動而通主父之流

○又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按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

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不敢斥言王故托之侍御者　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緣此所以歸燕　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　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云兄兄同姓羣臣也　以為亞卿。緣此所以仕燕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

按毅不歸功于己而推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處

光縉曰磿音歷周官遂師抱磿亦音歷

按此敘先王所以畜臣之由

重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以自明

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應前叙事）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磿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磿室（徐廣曰磿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磿室磿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磿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厭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按此言毅所以事燕王之心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按此言臣佐燕之有餘澤

董份曰見先王之政所以世守不宜茍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又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隷者見太將老臣不宜輕

曰儒悅感惻所謂長歌之悲勝于痛哭

按此下自省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余有丁曰為鄒即所謂乘燕之

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按此所以受封）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暗指惠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

歟者索隱解未明

按此明己不得輒趣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

按此叙己所以遺書之意

陳仁子曰世稱毅曰王佐以今觀之毅亦戰國詭詐之士而已夫戰國之君子周不合則之魯干曾不合則之齊之宋之晉之秦無罪也毅特私以驕知國而不殉節以全大義知去國不潔其名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若自避讒則辨明心迹舉賢者以自代可也何

絕不說己長而詆彼短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 臣雖不佞 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 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 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

乃[illegible]而去至燕惠王但其伐國而疑書焉此固中行說之流耳夏侯玄尚以微子為論何哉

王維禎曰夏氏許樂生過矣遷齊寶器虜齊人民惡能若所云哉

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奓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 索隱曰間音紀閒反 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 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 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 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

按室有語句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譬子嘗燕不可與燕過而居趙也

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亦如紂燕民亦如殷民復相告予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謂君取之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歳。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

策坤曰漢高帝心所擬叢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

茅理曰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爰為戴處子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姫黃老本旨楊慎曰樂毅贊及老子傳授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

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卿。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受間。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間乘繼將。芳規不渝。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留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抵之

五年而不失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份曰樂毅徇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太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乗亂攻昧欲并兼其國雖攻拔七十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彊六國陵夷乗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亾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幷國滅姓喜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爲守孰若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洽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爲桓文惜不及此也

黄震曰樂毅爲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爲也狥齊五歳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絜其名不以劾戰國反覆復爲趙而讎燕去就無德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卿信義之入于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八十終

呉興 淩稚隆 輯校
温陵 李光縉 増補

茅坤曰兩人爲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爲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總知趙之與亾矣
王維楨曰廉藺同傳而廉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辨卒能保趙兩人者相資也
楊愼曰當時趙君知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叙頗)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曹州乗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叙相如)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為後相如可使眼目)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挿入頗)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專叙相如)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

邵寶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殉之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難哉雖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璧[illegible]生予敵也王以[illegible]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寶寡得璧其寡趙王知是庶幾免矣

茅坤曰到此睚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摸寫此神色

光縉曰睨柱二字甚模寫情狀如見

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

按三度字文勢相應

增黄洪憲曰今以秦之強先割十五都二句最爲回護何孟春曰藺相如奉趙璧事氣義秦庭而楊亀山弗是之謂古人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爲趙何益邪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亀山此論豈其未

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
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
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
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
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
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
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
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
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
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
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

耶

增黄洪憲曰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文法與今以秦之強一句相應

按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撃缻如叱趙御史書如請咸陽爲壽一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於秦下時勇敢之氣真足以襯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毎於此等處

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
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
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
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
太子爲王以絶秦望趙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
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
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
曰缻音缶○正義曰缻音缾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

更看精神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即王摩詰詩畫有似。

增黃洪憲曰。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與上文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皆篇中血脈。具見相如威略。

增楊慎曰。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着此二句。後方有許多說話。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賛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位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

茅坤曰。以相如之勳。猶出身宦豎。及使虎狼之秦。如視嬰孩。顧避廉頗者。重趙故也。相如所見。豈下廉頗哉。

按以下錯紀相如廉頗功業。

按此傳只敘相如完璧擊

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借前案及說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徧領袖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二年。廉頗攻

頗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於如朱處畧敘數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按此起用前例

余有丁曰奢趙名將又插伐頗趙敗魏以故附入之

按此傳前敘趙奢事後敘括之死于秦頗之奔于魏以附之總見趙將亡之兆云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益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結前起後

突起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按上趙奢破秦軍閼與下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

茅坤曰不欲人諫者絕軍中譁言也

楊慎曰趙奢言有以軍事諫者死此令之嚴也至後納許歷之諫而曰胥後令昭然機變于此可見

茅坤曰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敵不得攻犯也飛當卷甲而趨之之後也

按奢不用前令故云胥後令

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邯鄲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謀險狹恐人諫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既戰須得諫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邯鄲索隱曰邯鄲二字當許歷復請諫

茅坤曰據高以瞰下勢必而便利也

按三人同功一休

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褧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發兵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

洪邁曰趙括之不宜爲將其父以爲不可其母以爲不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以故用之而敗也

按相如與括母所論各據其一短相如謂括不知變合括母謂括惟利私家夫變合不知必無勝算私家利則不能與士卒同甘苦此括所以不可將也趙王不聽固欲用之遂使數十萬生靈悉殘戮於長平之下而趙幾危矣

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專言趙括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

吁信間之害可勝懼哉

茅坤曰以下廉頗本末甞入廉頗傳而頗入此者以趙將自頗而下次復廉頗頗廢用括括死復用廉頗頗免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可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柯維騏曰市道交市者也孟嘗君馮驩亦論面君崔公勸門長平之吏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武安汲鄭廢而其門益落任昉逝而其後莫恤古今交態盡然不獨廉頗也

增宛委餘篇云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肉十斤埋或疑之符堅擁盖即馬默等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宋明帝啖白肉至二百疟豢濟陰一頓數金鉢隋蕭顓胃啖白肉鱠雞二斗馬希聲日食雞五十然皆在五人也柴馬援據鞍矍鑠李靖雖老猶堪三行

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節矦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矦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與廉頗意同
楊愼曰今評收煞也
按此起亦用前例
王世貞曰秦自起死無李牧敵人用趙郭開而趙以金將之死無所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除宋文之為魏修檀道濟也齊續之為周修律解光也周殺之為明宗修郡祭論也噫
姿約言曰李牧且擊數年是而不敢用雖王議之亦故及使他人代之用至亦如故約兵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兔拔其廣幾乎

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爲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覓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畜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

茅坤曰張左右翼兵法之最也
王應麟曰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趙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耳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槀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

余有丁曰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茅坤曰小論中不入牧何也

明趙恒曰知死必勇古有是言釋之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言非勇之難而智勇兼之難也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勇矣退而讓頗名重太山見其智焉故謂兼之也

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作偏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飈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叛前憾皆烈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刑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

王世貞曰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

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

八十一卷終

閔如霽曰以不覓知三字起來勢自異衆如是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 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云東安平屬淄川国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伏後案 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方言曰車轊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 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衛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 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

按此傳宣言三縱反間一見田單將畧全是以奇勝人

蘇軾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于事蓋先以疑似置之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茅坤曰田單將兵起自卒伍故必爲譎詐以自神與陳涉吳廣之意同

敗亾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兵威在不測〕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行戸郎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怒之使鬥〕

應前

黄震曰田單守即墨使妻妾編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

董份曰田單即墨之戰固奇太史公敘其事亦奇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

周如霖曰火牛計固奇然以奮人之怒燕師之

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強示之怯〕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本作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懈然後擊之〕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乱而取之〕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

膽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節次委曲 按處女脫兔語出孫子九地篇與太史公所謂先見弱於敵而後戰同意 按論後更復綴此正所謂浮波斷尾者 茅坤曰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其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捐軀至此耶大史公所覩暴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矣 增焦竑曰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三篇可謂 [illegible]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益齊舊地也 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注亦軍令也 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 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 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壟墓而忿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言走疾敵不及距也 其田單

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為是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夫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无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并兵于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殺湣王則莒不為齊矣燕不即墨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无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

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曰嬓音皎 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 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歜○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為名也 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也又名語也音豆 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

然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无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无加損操筆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復黎之功蠋實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也

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或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再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强齊之衆棲田單于卽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亾田單雖智莒安之歲月兵食盡齊之亾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夫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邵經邦曰毅之起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欽曰燕客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二子之耳固無與于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湣王耳亦無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二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為齊有也戮湣王求其所以代湣王者亦不為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全燕為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述為念而以必得為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卽墨之云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陳沂曰同傳者或其國同或其事同或其趣同而時不足以聞之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議矣觀扁鵲倉公同傳也可知也王世貞曰魯仲連有戰國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累其生也又不欲以名撓名○又曰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觧之机同也蠡跡單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
增焦竑曰魯連氣宇洒然蕭出千古所以大白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呉興淩雅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増補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国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絶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 一作倜儻 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緩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国亾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

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晋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地理志河内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魏

稱之曰齊有倜儻之士魯仲連特高妙蓋[illegible]褒之也

增 [illegible]曰稱謚非當時事此必追書之辭

按此上缺客

案

增 許應元曰平原柄國而喪師辱國故不敢復持論國事

增 屠隆曰連心不勝忿然故氣壯而詞烈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主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

按衍既知仲連為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肯帝秦乎

洪迈曰此等重複文法如駿馬下于文接其文勢正如風行于上而水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君如今人減省其文使不見得當時反覆詳悉然稱先生尊崇仲連氣像

鮑彪曰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

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

宗贄曰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王廷陳曰仲連之不肯帝秦志則大矣尚不負周天下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室在而復帝秦是太陽之下同方物者生何由仰聊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豈不名正而言順哉

董份曰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

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于當時而雄俊明辨可為論事之法

曾陛深曰連意謂威王敢於此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常無足怪者也蓋謂趙之於秦敵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於趙也

董份曰比之于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衍既甚愧為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生死而駭激之又云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意

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国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正義曰至过字為絶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筦偪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之烈王后也此譏不可為訓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愈激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

董份曰此一言其力千鈞方見能烹醢梁王處蓋魯與之則可醢之矣非必真醢也

增黃震曰魯連躡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果納齊湣王之事為證可謂深切著明

增田汝成曰齊湣宋偃王亦不必宜其亡可為千古笑端

增晏璧曰魯仲連在[illegible]節豪傑眞天下士也李白詩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可謂善知仲連者

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湯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君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曰筦音管，籥音藥】攝衽抱机，【一本作抱　索隱曰机音紀○正義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門不入齊君○】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倍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群臣曰：「必

董份曰激昂慷慨雖孺夫吐氣矣

余有丁曰衍庸下人也雖親國利害猶未切已至以寵任予奪言彼方恐懼而驚悚也

孫鑛曰亂賞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遂起拜謝此孟子之言所以不知衍為妾婦人也

吳師道曰秦將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好士[illegible]仲連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

毅矣。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不然則早有依黨非常之毒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不豈為屈言哉。
汪道昆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挾吞餔五名所至而功見、言信正矢之浮、豈盡其頭者下哉。
按以上不肯帝秦、以下諭燕將令下。
董份曰、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居第一。然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平生學。

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

茅坤曰、仲連遺燕將書不如陳餘遺章邯書。
真德秀曰、按燕將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乃時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依兵於燕、又勸之以歸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欺於其文而不察。
邵守益曰、此書文勢縱橫、詞法嚴密、如大將專兵、斂戟森嚴而伍列不紊者。
按此書雖以智勇忠三平起、實重智者不倍時一句、蓋欲其棄燕而歸齊、故即以時不再至二句申之。下

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東。○正義曰、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而不能救、志在於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明燕之絕救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指栗腹將之失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在長平後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

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二計。

董份曰：日本言齊雖弃南陽，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解。

董份曰：以全燕見取，以一城見守，所以見其能。何景明曰：此下云云，皆誘燕將之辭，非實實也。

按歸燕之說，特與起東游于齊意耳，恐其未知所處，再把莫怯辱、勇知三字及前忠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為功之事以諷之也。

推聊城之得行也

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之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資說士為鉛士意，雖通，不如依字。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二公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自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也。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

按此結二子，不規規乎小

廉小節欲燕將之來歸立功名耳故復勸一智勇以應稱首

余有丁曰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為後人補撰

董份曰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勢權為摩利者也其一魯連虞卿好言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為之于義雖未敢知然而連超然矣

茅坤曰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書之文詞頗足觀覽故采入為補然字句以後之而寝

言鄒陽而其旨多嗚咽故參之者易也

唐順之曰此文如刻錦刺繡

眞德秀曰按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寝趨于偶儷然其論議設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

董份曰鄒陽書此体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益情至窮迫故反覆引喩不能自已耳

又曰蘇長公作韓祠記全自此充衍

林希元曰此書意思千轉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源如萬里黃河浚浚必過終歸於大海

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悁於縁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之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一篇完案】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皐漢書並有傳蓋以衛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謂不以罪死為累也】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白虹貫日太白食昴者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臣從】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

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離時人手作非後世摸擬慕寫者可到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之言合僞聖俱學絕之秋要未可盡律以大道學者但取其長未可以小疵黜之也

增 焦竑曰以下連下三個願大王孰察正欲打動孝王其詞甚哀

擬議新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然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增 焦竑曰舊許此分作一段被覺破碎今只作五大段更有意首四句似自子胥箕子荊軻至此加憐焉是第一段責孝王勿信讒自語曰白頭至三王易爲比也是第二段學不信讒之利而以今人主數句望之自聖主覺悟至豈足道哉是第三段舉信讒之害而亦以今人主數句望之自臣聞明月至富貴之樂也是第四段明言左右讒言不可信而以今人主之信讒詆之自臣聞盛飾至末是第五段明言盡忠信之士終不爲讒言所奪以自明已意

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爲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爲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索隱曰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自初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荊軻使時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此言二子慕燕魏之義而效死報魏王之恩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承上意復說蘇白二子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忠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也此下方言燕魏之事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驘子也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此承上人惡二字而言見司馬喜范睢之事言臣所以見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睢摺脅

総前起語忠信両字

林希元曰前後過度處全然不覺是一筆両成文字

折脅摺齒於魏卒爲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答反此二人者此承上言子之高正以見忠信也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
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
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
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
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此又言士之見知于君者即上面與於期以下意
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
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
爲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
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矸音公旰反矸者自淨兒也顧野王
音岸禪音丹字讀協韻失之也骭蒼頡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
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此下即上存
合志豈移於浮詞
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
此下言魯宋之信讒逐賢以自危者以諷梁王
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

林希元曰前面文字凡七変至此方収拾說歸梁王然不能盡舉特舉由余子臧以見例

又曰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與由余子臧爲偶

女樂季孫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
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
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
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
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
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爲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
此衆人或共詆訿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因取鍛燒以見
其眞是爲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毀則是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是
此下承言秦之聖王而致伯強以諷梁王
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
所出漢書作子臧文穎曰張晏云子臧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
應上偏聽獨任意
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
以下収拾前面意
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
此處文若不屬而意實相承
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
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子之也而能於其太臣

鄒陽列傳

九

今人所急者人文字正不如此拘

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国家安全矣）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按封比干之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此端言晉齊用士秦越用士不終至歸誨深至）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作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此承上言士必爲己用宗己必振主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所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索隱曰並見戰国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此下言莫爲先容）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盤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柢木根也）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爲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

林希元曰先以隋珠夜璧枯木朽株設譬於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頓伏正所謂愈出愈奇

柢

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此言聖王以規后世）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虎冗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夆全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烏之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面長喻廣譬至此始言之）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公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烈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己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槁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

（此言己終不肯貶志以求合以結之）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岩岩）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

茅坤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草處

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

當鮑彪以爲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称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倜儻國之士皆以勢爲強弱而連獨以義爲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則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彭衍而從横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功出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然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黄震曰魯仲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辦也射書聊城徒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爲哉彼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爲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翱空然然直以爲天下士未也○鄒陽自陷縲紲諄求哀以此得位不甚羞哉

楊維禎曰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游縱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羈韓魏制燕趙脅齊謀楚囊括并吞之志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歃血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餧虎馴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秦不稱帝於天下一髪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之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三國之疑蹈海一夫亦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服諸侯於醢醢之地亦凛凛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而甚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王帛奔走關中秦且儼然以輩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恥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耀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愧哉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公俾鄒陽同傳擬人恐非其倫耳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終

陳沂曰二子一傳自成一片詞指屬而意皆悲者

茅坤曰以議論行叙事体

按以下皆太史公變調

按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离騷傳太史公作

史記評林巻之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呉興凌稚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増補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為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史記嫻音 隱又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草謂萌發始造端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毎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力反又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

原傳本淮南詞也
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雜騷一節婉雅悽愴眞得騷之趣者也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知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按以下離騷本旨
董份曰此傳太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矣
又曰太史公筆端固姑而細羅遺文接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者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註中
按評張儀始終事爲屈原諫楚王張本
昔人詠楚懷有詩云六里靑山天下咲張儀容易去還來諷刺甚婉轉
增 朱應麒曰屈原之死正矣與日月爭光矣獨惜其不早耳商於之約秦人之計之詭也謂宜廷而爭之毋絕齊交毋狃秦利不可則伏劍王前願畢微命王

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行下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曰誹方良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閙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曰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曰上從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正義曰丹陽今枝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曰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

必趯然悟也而可無受欺于張儀夫秦人之請黔漢中也大夫以往出此其反則鄭袖已爲釋去張儀矣大夫宜以此激諫於王使之取勾踐之薪淬厲而待之不聽則咋舌自歿以身爲請王必勃然悟也而可無約和于秦矣武關之會大夫雖諫而卒不能奪稚子之諫尤宜持裳伏頭當車泣諫不聽則以頸血汗地俾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可不委身於草莽矣是三者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強至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懷慨訊刺時事以攄愛悲之鋒而以其身葬江魚之腹嗚呼宗國已亡矣吾奚即捐身長流安能脩身之汲汲猶乎吾固日惜其死之不早也

王鏊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于秦子蘭勸之咎焉頃襄不殺子蘭反聽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按此推原屈平本意

唐順之曰忽又轉到離騷上

余有丁曰序事未議中間雜以議論與伯夷傳是同一傳之變体也唯伯夷屈

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 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眛也○正義曰眛莫葛反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索隱曰楚世家昭雎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徐廣曰三十年入秦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 索隱曰名橫 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 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 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 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 爲我心惻 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 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道可汲而用上有明王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按上屈平既嫉之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離騷序曰遷於江南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 即漁父篇中語 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 索隱曰父音甫 子非三閭大

原太史所重焉故詳論之　【增】朱熹曰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增】王世貞曰長卿子虛已極曼衍上居漁父實開其端　【增】李廷机曰隨流揚波者不至於俱濁亦不必獨清餔糟啜醨者不至於俱醉亦不必獨醒所謂與世推移者也　【增】呂延濟云彈振去其塵也　【增】老子異俗篇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汶汶猶昏闇也

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流作淈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曰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己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敝○索隱曰汶汶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惛憒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王逸曰汩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汩謂疾行也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

王世貞曰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能放而靡制其所以為長卿乎　【增】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必而已　【增】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于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增】王逸註云持美德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為不美如持玄墨之文居於幽昧之處則矇瞍

○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眴然甚清淨寂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軫痛也愍病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曰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余欲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盻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曰下音戶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笯一作郊駰案王逸曰笯籠落也○索隱曰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鶩○正義曰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俠順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

以為不明也美五備者遭困厄俗人僞之以為痴狂是為愚固無所不見微有所聽者人輕之以為無明也

光緡曰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此言楚將亡之兆陰陽蹐節賦

五備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忠佞不異　夫黨人之鄙妬兮羌舉　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照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義曰羌音疆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王逸曰示語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　誹駿一作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傑也庸厮賤之人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傑今乃誹駿疑傑固是庸人之能態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一作奧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牾逢也○索隱曰楚詞牾作遻並五故反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　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北次兮　正義曰北次將就　日昧昧其將暮　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舍憂作舒憂虞哀作娛哀音樂也

云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蓋本於諸此師其意所以為工無二字蹈襲

贈袁黃曰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歯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此篇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尤字亦然曾字悲字歎字慨字皆悽惨意曾字有無聊意恒字永字皆言其常也屈原登雅此等字其

亂曰　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浩浩沅湘兮　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郎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　分流汨兮　正義曰汨流也　脩路幽拂兮　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　道遠忽兮　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　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　伯樂既沒兮驥將焉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　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

拂鬱處

增馮覲曰屈子懷沙時九章之一耳史遷作史獨採此篇盖以煩音促節至此而愈深耳其曰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使其志之決而辭之悲也

增茅坤曰太史公以屈賈同傳豈徒悼志業之未遂壽命之不長哉楚之亡也以不聽屈原漢事之缺以誼之夭二子之存亡所係何如哉

柯維騏曰宋玉屈原弟子也與唐勒並時元微之曰詩緣於周騷寄于楚追之楚者宋玉數子與焉哉周揚子雲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然則屈原蓋詩人之賦數子莫及也

增王世貞曰史蓋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固嘗荐洛陽賈誼帝前貴之然不復識吳公所治平狀至荐其名失之甚哉其儹於史也賈誼猶漢名大夫者述不少奈何并影吳公而棄遺之咎史遷述也甚哉賈氏之薄也

柯維騏曰按漢文帝時公孫臣上書欲改正朔易服色而黜之

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嘗字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過脈處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爲土也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爲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也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索

張蒼及賈誼之議猶之公孫臣也而吾子絳灌逮武帝時公孫弘倪寬以文學飾吏治而帝亦甞用儒術改制度與誼議無異惟誼不遇也○王世貞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讒蓋本應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待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擯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十餘年而通始用事二子上不相及也擯昉曰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諭然誹議時人太不明其才

隱曰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日闒音天臈反茸音而隴反應劭胡廣反闒茸不才之人也無六翮翺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二句皆兼兩人隨下隨東伯夷跖盜跖蹻莊蹻也莫邪為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贊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為鈍鉛刀為銛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曰鉛者錫也銛利也音孅言其暗惑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墨墨不自得意贊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索隱曰斡音烏活反甈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罷

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矣顔師古云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托其流也

王世貞曰賈誼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成一家○羅大經曰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咲廉者謙佞成風反相與非咲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咲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咲恬退者偷靡成風反相與非咲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咲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風俗如此豈不可哀乎

顔師古云章

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詁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索隱曰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沕深潛以自珍徐廣曰沕潛藏也音亡筆反彌融爚以隱處兮徐廣曰一云偭蟂獺一本云彌蝴蝓以隱處也○正義曰顔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蟂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鵁夫豈從螘與蛭螾漢書螘字作蝦韋昭曰蝦蟇也蛭水蟲螾丘螾也○索隱曰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然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引○正義曰言蟂投水合神龍豈陸蔡從蟻與蛭蚓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

甫嵩鴻言冠六乃居上履乃居下也離遭也

挽師古云漂漂輕舉貌也

光縉曰余讀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我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怨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去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悠悠不忘乎賈誼弔屈原至以漂漂高逝訕屈原之不去而曰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狎邪徧道甚矣況原為宗臣無去義乎處人倫之變當以柏舟之宗臣為正若原之懷積已非可論去矣

挽師古云李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鄉亦猶屈原耳

王應麟曰見細德之險徵顏師古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証則徵舉而去所謂色斯舉矣見幾而作也

樓昉曰其詞汗

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言賢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如驥也騏千里馬不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攜貳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瞝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瞝音丑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徐廣曰一云遙增擊而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汙廣也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如淳曰大魚也費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蟻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傅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十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腳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鵲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鴞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云廣猶寬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閼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閼烏曷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子服小顏云子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音災○正義曰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猶假臆為對正義曰協韻音億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

漫怳惚蓋皆遺世忘形之說此太史公讀之而有同死生齊物我今入爽然自失之嘆也誼謫長沙抑鬱不自得適有鵩入之異長沙地卑溼恐壽不得長故為此賦推原死生之理以自道也

茅贇曰賈誼鵩賦源流自檀弓來

增朱熹曰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詭者夫豈真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然讀者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能彷彿而揚雄常高彼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厠於孟屈而無一言及誼余又不知其何說也

增袁黃曰賈生傷悼壽不得長故以下屢道及命字曰有命曰委命曰知命與此命字相映應太抵皆了死生之說

按天地以下通用莊子

按何足控摶言不生無足把玩也

光縉曰按莊子云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顛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

音烏活反斡轉也 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 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蛻蔓相連也○索隱曰韋昭云而姊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之也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曰音勿 禍兮福所倚 正義曰於綺反 福兮禍所伏 正義曰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倚伏也○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旤案倚者依也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正義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也 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 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 韋昭曰斯李斯也 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猶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 應劭曰福禍相為表裏如糾纆繩索相附會也○索隱曰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 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 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曲得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礙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揚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

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 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 大專槃物兮 ○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索隱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 坱軋無垠 應劭曰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正義曰坱字音烏郎反軋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兮 索隱曰與音預 道不可與謀 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 索隱曰此莊子文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 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 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搏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 索隱曰莊

矣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躃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此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

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殉名**言人生不過此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特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音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晥索隱曰說文云攌大木柵也漢書作僒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音億韻音憶**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

又何疾又何疢於拘拘哉賈誼所謂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者蓋本此索隱註覺淺光縉曰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已去不可追矣羅景綸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達是乎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然則平時須存

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謂之真人也**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曰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出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德道之士也**細故蔕薊兮何足以疑**韋昭曰蔕音士介反○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蔕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蔕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曰蔕丑邁反薊如邁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生君浮死若休等見解方能如此鎮定。

增 袁黃曰賈子云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今知命不憂陶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

增 委宛餘篇云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姜里紂不聞拘宣室果繫所也漢不宜以名齋殿

按前席謂移席就之也

朱翌曰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矣武帝之怒不知文帝之謙也

何孟春曰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乃足以導江河而不極于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子人何尤

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耳

增 趙恒曰讀其詞而悲之見所自沈淵又悲之及觀賈生弔之之文又怪以彼其材游諸侯云自令若是又悲之及讀服鳥賦則其意廣矣所以爽然自失其

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 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詳見漢書 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 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此贊意用四轉而語奇峻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一本作爽然自喪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于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楊維楨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王法也。質不委于先王，而受嫌于後主，放于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關，不為死之得所哉。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為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于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

悲也以彼其材句重二公同傳以林相似論屈平即所以論賈生嘗讀蘇長公賈誼論其論賈生亦即所以論屈也

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余有丁曰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類楚之放平乎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已之言不得已而自沈誼以新進之士欲間大臣而更文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公同取其文而同悲其志故列爲同傳焉

王愼中曰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讒見疎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叙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終

黃坤曰不韋雖豪譎而太史公文詞甚美盖本戰國策

按此往來販賤賣貴爲下文奇貨可居根本

國表葉曰呂不韋以大賈欲進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增補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之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爲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卽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

一見異人即爲奇貨遂以千金爲異人結客要名計必爲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慮華陽夫人必以能得之於王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幾而以賢孝自托不韋之異入計不失一籌何其算之明也然父子至愛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非必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要未貪以爲奇也顧其賈豎之見貪得無已時賈姬種禍而陰含穢之媒毒及其智窮卒與同斃豈非貪贖無厭哉

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依小顏讀爲賮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本謂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僕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定國立君澤可以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𦤎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一切以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君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君曰諾入說王后爲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說不

茅坤曰叙不韋之謀立子楚如手指談高儀曰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語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

增羅大經曰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秦冀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

韋所言之意遂與安坐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幾望得與長爲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冀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

拔項羽有天下劉晏云逆船舍費五百餘者給千錢使吏習工匠皆存蘇餘是皆以予登為取之術也東擬自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閒音閑 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

董份曰念者非眞念也不韋知存身而作怒以念耳

余有丁曰政生踰期天奪蒙乘也

王維楨曰不韋賈秦與春申君賈楚絕類

陳文燭曰子楚以不韋謀得歸子楚夫人以豪家女得匿者天所以成秦亦所以禍秦且趙初欲殺子楚夫人及子政而卒奉以歸秦其事尤巧

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為喻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云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真母夏姬尊以為

光縉曰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已先爲呂不韋拔奇異王孫縱秦女曲所謂邯鄲倡姬秦國母秦王相國邯鄲賈邯鄲大賈秦仲父仲父舍人秦假父讀此可爲羨發一咲

閔如霖曰將叙呂氏春秋先提是時一段何等原委

按班固藝文

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又曰爲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爲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稱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莊襄王時不韋已爲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

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列之儒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列之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非純于儒也

楊愼曰懸金市門無能增減一字者蓋畏秦勢然耳楊雄乃云假不韋其睦乎載其金而歸學雲者不曉事如此

增王世貞曰呂氏春秋其文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稗官者其食客所爲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者畏其意故不信其今焉敢增損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

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二十餘卷也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也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爲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足有孳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州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

紀月令屬之經論今焉其美不韋之功也始而以財後其身陰謀秦國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後其言陰亂甚經而又不很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按徙宮居雍即下文所遷者

按此事類稗里乇

通鑑陳文燭曰以子爲後亡言深中始皇之忌前范雎說昭王所謂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故云則廢太后逐一弟涇陽高陵君一則囊撲二弟遷太后於雍假毒二時之慘

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〇正義曰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戸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始皇〇索隱曰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爲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

光縉曰不韋陰謀詭行救秦宗社自以爲得計嬰欲既而詐始皇太史公曰呂不韋由此絀矣盦亦勢其生平險詐至是始敗露也弇州山人云不韋爲獸林業爲鄙商謀豪中千萬金易君十萬戸直令呂不韋魂消矣

遷太后棫陽宮地理志雍縣有棫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詳始皇紀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戸。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爲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其益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爲帝太后蓋謂諡如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鮑彪曰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贏而奪嫡立孱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此得贏而飲酖于蜀於是知有天道矣
萬震曰呂不韋大賈也以貨之子爲奇貨而居之竊龍既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爲此孔子之所謂聞者歟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號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畤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是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衰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終

黄東發曰司馬遷傳刺客凡五人予謂皆賊也然有等焉曹沫爲最上豫讓次之荊軻又次之專諸爲下聶政爲最下夫曹沫之身所係不大矣聶政爲嚴仲子百金之惠即以身許之且俠累與仲子非有殺君父之仇特以爭寵不得小嫌耳在仲子且不必義政爲其所知即當諫阻不可則歸其金已耳何至挺身以殺而自裂其面碎其體以爲勇乎以爲義乎此與竽豕之貨居奇何異愚亦甚矣專諸雖成伍員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竝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今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蹤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乎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爲言之也〕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

事以弑君報知已罪不容族也荆軻事雖不成然有烈士風曹沫以敗軍失地爲此舉身名兩全亦小人行險僥倖耳猶不如鉏麑則近於不録也

茅瓚曰既許侵地遂北面就羣臣之位此其不可及處閑如暴日非投匕首数句則沫直一鶻勇人耳

茅坤曰先直言子胥知光欲殺僚後行言其故又直敘下不言初

余有丁曰外事謂伐楚

王維楨曰光之父以下却逆敘光有内志之由亦化顔倒不拗常法

閔如霖曰只二十句包盡多少

王世貞曰凡劍俠經訓所不載其大要出莊周氏越絶吳越春秋或以爲寓言之雄耳至於太史公之論慶卿也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意以爲眞有之不然以項王之武喑啞叱咤千人皆廢而乃且無成哉夫習劍者先生之修民也然而城社遺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請之於司敗而一夫乃得志焉如惠哥者流僅其粗耳斯亦爲可

之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之志。且對外事。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索隱曰屬音燭。二公子皆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灊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灊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灊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

藍縢其說殺試快天下之志同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觀世矣

董份曰見專諸能于陳衆中刺僚閔如霖曰王僚兵衛之盛若是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畜刺非他人所能也

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還解是無奈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專諸欲以老弱託光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突。○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

陸瑞家曰智伯平生無一長可取然亦能得豫讓

按無所知名便是以衆人遇我其尊寵之即所謂國士遇矣皆為下文議論張本

董份曰飲器矣非盛酒死骨人所識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為溲器乎

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之弟智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襄子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曰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每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

贈王世貞曰、此傳叙豫讓友識之、不言其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命往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乃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鉏麑也。

茅坤曰、襄子斯言也、有君人之度矣。

按國策云、豫讓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孰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識之亦必不以誠告之。

茅坤曰、豫讓之心甚苦、故其言甚悲。

何孟春曰、柱厲叔死莒敖公之難、曰、君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愧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一臣之節可

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寫讓之苦心偏。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不易邪、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

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詐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應前無所知名。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應前甚尊寵之。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

而美而必曰將以釁將以愧非賢者之至也茅坤曰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寫此光景方孝孺曰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之日為讓者正宜力諫之諫而終不從則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無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曾無一語待伯既死乃不勝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曾若是耶何孟春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所能及者讓視二主之

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特書里伏姊所言案）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卻。（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卻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觴○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酒麤米也脫粟也音賴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嫗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夫人益懈為夫人乞骸去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是進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

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焉哉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寬已其亂政其必何以當其所遇哉青不可以言士金履祥曰智伯難誠亡而後然如開知實尚擬爲天下也以讓之勇豈不足以與復智伯哉而顧死于刺客之靡耶邵子云死事易成事難若讓者可謂能死事而已

按此段全用國策

按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乃韓嚴

故太史公削去策中侍中哀侯一段按政之刺客之流然知愛親孝姊故太史公表其事亦以孝姊二字作骨絡離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繼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皮面决眼者慮禍及姊也通篇只以母姊纏綿者其孝友未嘗仲子知人極得要領非太史公筆力政之心事孰能表暴至此

茅坤曰兩國字有生色

光縉曰夫人一作大人盍

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

古父母皆可稱大人漢惟就疏與母訣曰大人劉不忍之愛是也

增王鏊曰卒備賓主之禮而去政固已心許之

唐順之曰收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董份曰此數言戰國策一等文字也不知當時屠者亦能作此語

光縉曰楊康夫以聶政爲忠孝而卑豫其亡死之輕于人不得爲仁人義士余獨以其不然未有忠孝而不得爲仁義士亦未有不得爲仁人義

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一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曰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榮一作嫈○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

士而得爲怨孝者弃州山人有諸云嚴仲怒韓相遂之軹深井屠狗屠間聶生爲知己死金何當道哉言殺恐起老母既以殯爲君報讎聞入目及林晉然刺秋毫皮面不可跡終以存其姊人間損生可痛名妾足畸嗟嗟政之人品於是定矣

董份曰刺客傳如聶政獨行於劍至龍則一言可見其氣如荊卿取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其此時儒士生色又日貞人會擊

頃列事成雖亡其身勇亦著矣

王世貞曰太史公傳刺客不得不備張之而手筆表所書益蔽韓相俠累獨得書私筆法

增劉辰翁曰反覆作撥弟姊曰兩見知寃以故極工

劉辰翁曰聞人有刺韓相何得詩言極諷辭者未及用嚴仲子知吾弟之有以之跡數之言又終以至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後急起伏屍然當時氣象

按此處似孔國策文何豪

增鮑彪曰姊榮之死盡兄弟之

無榮字 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宂愁苦也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蟲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索隱曰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 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猶愛惜也。本爲嚴仲子報讎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跡。迹其姊妾云云爲己隱諱矣 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按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云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一百四十三年也

荊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 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荊。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 而之燕

戰國策述其言以爲休發身以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戲國之寶也史記云而政知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骨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樂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于政得榮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二則曰不滅名俠未免世俗之失也
圈表貫曰士固爲知己者死與上士固爲知己者用同照應
董份曰政於春秋間刺客常事然以讒烈婦姊則尤奇故叙次其事令人撫劍于數千年之下猶若欲奮者
余有丁曰自卿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知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茅坤曰此一轉有餘音嫋娜態
鮑彪曰人之居世不可以不知人亦不可以爲人知也遂惟知哉故得行其志消乎遂論相細人耳政不幸邁爲所知故死乎是使其受知明主友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

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
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荊軻嘗游過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
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
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
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
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
句踐與荊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從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
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
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荊軻嗜
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
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
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
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此處先安頓田光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
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
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
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
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
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
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
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
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
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

万九千此者乎哀哉
凌約言曰荊軻叙傳歷歷如在目前而志氣番慷慨無毫髮遺恨
按此傳叙燕多慷慨之士因荊卿而溯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歟
鍾李廷机曰余平生酷好荊軻傳非特慕其奇蹤亦喜子長筆於模寫也淸響鏗鏘展讀之擊節酸鼻覺悲風徐徐從隙入豈燕歌故有此耶漸離輩皆報推亦不負此先者按此以行文

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講同講合也漢文購講兩字常雜今云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講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

而叙事乎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荊軻快處與藺相如等信同
按太史公於荊卿之刺秦王也既先以蓋聶魯句踐之短荊卿者發端而末復結以魯句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荊卿之意可想見矣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沉則非勇深

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到此引入田光】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到此引入荊卿】【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

所以義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増】趙恒曰按目之而去叱之而逃失此可見其沈深也鞠武之稱田光曰其智深而勇沈則田光固以沈深而後能知荊軻也舍待荊軻有以哉
按全以問答代叙事
【増】深大經曰苗劉之乱張魏公謀李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彦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豈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咲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遂去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若太史公所傳刺客視此何如
【増】張洲曰約三晉連齊楚讙西奴是合從之遺意可以緩禍不可以拯亡矣至此時雖有智勇

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索隱前見先生定句相應 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又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訛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闚視也 秦王貪。索隱曰絕句 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丹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

亦難爲功必無
筆矣驥曰弥久
稽留圖焉一憤
之不勝而且暮
不保丹爲欲存
國哉直自快耳
董份曰鞠武可
謂知事而丹不
納宜速禍也
唱李廷機曰田
光荊軻樊於期
高漸離皆激烈
士何其巧相値
也
按烈士傳云
燕丹使田光
往候荊軻値
其醉嘔其首
中軻覺自此
出口又耳之
言必大事也
則往見光
唱有卿曰五氣
第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強於世
者謂之俠
按此納語言

卽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国有薊縣。司馬彪郡国志曰薊縣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爲見叙事
高儀曰其死非
爲泄實欲鼓軻
使死之耳
唱黄洪憲曰當
燕丹時内無強
力外無與援而
以孱國當鷙鳥
之秦此謂以卵抵
泰山者也故刺
秦王亦亡不刺
亦亡故刺秦王
非力計也夫烏
附五石非長生
之藥也卽有寒
熱之疾中于閲
竅則烏附用焉
癰疽起則五
石用焉死耳冀
萬一其効之故
人有疾則烏
附五石不可廢
當丹之時垂絶
之國則荊軻未
可非也
唱趙恒曰刼字
當着是毋之本

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劒刺其匈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伏後案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徐廣曰捥一作捾。○索隱曰搤音烏革反。捥音烏亂反。字書作掔。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曰焠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劒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

誅後必欲生劫之二字相通不
但欲其反諸侯侵
地且欲其殺之乃
諸侯侵地
弟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
荊軻輒無一言
為太子謀固知
軻非國士也顧
秦舞陽一咲稱
有志士亟生之
風耳
弟坤曰荊軻不
逮聶政遠甚聶
政之辞仲子也
以百金荊卿則
恣于車騎美女
之間矣
閭趙伯曰前云
夫樊將軍窮困
於天下云云此云
樊將軍亡以窮困來
帰太子毋意氣
不乍可見此所
以能得荊軻也
豈嘆淮陰等入
可比哉淮陰叙
鍾離昧事自淮
陰傳
弟坤曰荊軻請
樊於期頭一節
愚竊謂非人情
也當時必軻與
太子陰取之而
好事者飾說或
戰國慕俠節者
為之也
董份曰欲輕易
得人一頭甚難
語如是不容人
不刻骨而伏劍
也
董份曰叙七首
纏纏不惜荊卿
之處發也
董份曰以十三
歲之童子以輔
佐猝不踈矣
按荊卿既欲有
所待矣而趣
強之使行而
荊卿不竟從其
所圖亦如是

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逆也，音五故反。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甲，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荊軻左手揕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之。

安得不取敗乎

光縉云按唐隆荊軻歌云荊卿薄游陽七首挾秋霜殺氣衝寒日繞柱猶堪逃悲風下太荒金屏不可防燕魏飲恨沒秦草深宮芳此歌亦甚慷慨得荊卿之致

茅坤曰何等摹寫何等風神

董份曰觀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增地形訓云變徵爲商金悲音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

增李廷机曰宋人有以勇名於

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衞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太子云荊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狀其創死而傲慢之意「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

其里者里之人莫敢從視之河過鬼負其子俱咆哮嗥者將觀之彼勇者甫亂駭視不敢出一息里人曰何今者之怯也則曰吾勇吾里也何虎之能敵史遷稱武陽在燕殺人人不敢忤視絕入秦使色變震恐其不爲勇於里也若幾希謀國事而遣無知小子不亡何待

茅坤曰一時倉卒之變摹寫殆盡

光縉曰提擿也景帝提吳太子語同此

王鏊曰至此倉皇突死地壯哉

董份曰方曹沫

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在前擊筑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欒布傳云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

之初祖公祖亦欲背之矣彼徒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殞宜也
茅坤曰不見秦舞陽下落亦太史公疎略處
王世貞曰荊卿之筴下矣雖然燕已不由也范雎之筴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茅坤曰末復附高漸離一者以爲曲終之奏
董份曰軻傳有離則政傳有姊皆天下絕奇也

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 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 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以久處約也 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一云以爲客 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説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爲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 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 應前傳爭道 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故嘗七
光縉曰高漸離有此一筑而荊卿又與極爲當時何不邀使入秦而竟亂以舞陽乎抑荊軻所謂待吾客與俱者即其人也
王維禎曰傳內金聶曹句踐高漸離田光鞠武於期蓋聶真無一自凡人安置先後咸有脉絡不可缺一
董份曰以刃蹙軻之言結傳末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遶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廢而擲之何其疎也
黄震曰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説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 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 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劍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莊公之御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爲不足恃惟忠爲

欺其志愚謂推豫讓爲君報仇之志爲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爭義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雖然果何哉其所謂志而足稱過哉

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
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
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
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
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
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
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
如哉楊維楨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己于
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爲國士而委質
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
錄豈不悲其遇知己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
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正肯爲仲子輕役哉
姊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
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歿之之所猶不可
以不慎而况歿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爲孝義人而重惜
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爲
仁人義士守歿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弃甲兵之讐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
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
有死無貳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
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
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
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
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
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
身而不悔抗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
而置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何孟春曰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
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
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爲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
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
之爲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
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
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
而爲善之人哉刺客傳譏吾無用議子長之失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